

兴来独语

名人

任芙康/文

我从小自卑,爱好仰视豪杰,总觉得他们比常人威武。追根溯源,其实骨子里盘踞着名人崇拜。

我瞻仰过毛泽东、朱德、邓小平、胡耀邦等革命领袖的故里,涉足过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等文豪的老宅,眺望过老布什在缅因州的故居,参观过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、肯尼迪在马萨诸塞州、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图书馆。

随着年岁渐长、阅历增多,天哪,区区在下,竟然耳闻目睹到甚多活蹦乱跳的名流。机灵与愚蠢齐飞,高雅共下作一色,像是他们获过专利的标配。近在咫尺的种种洋相,先叫人愕然,又叫人释然:“名人终归也是人嘛。”

但我内心深处,仍旧一如既往,钦慕品格高尚的名人。前些日子,一月之内,两赴安徽合肥,就为完成自己景仰贤达的夙愿。

安徽乃名人大省,合肥系名人大市,仅凭我浅陋的见识,便可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。但阴差阳错,多次瞥见的安徽,只是火车飞驰中的浮光掠影。想想可叹,活了大把年纪,人生几近收摊,却连皖地尚未踏足,岂不愧对自己。

进得合肥,主人个个气定神闲,显现出沉稳与大气。邀你东去西往,先看肥东,复眺肥西,再随意喝茶吃饭。自然,依当地俗语,必尝“肥东肥西老母支(鸡)”。凉拌也好,清炖也好,红烧也好,都是久违的土鸡美味。唇齿留香的幸福中,未忘来意,我几番提及名人话题,主人莞尔,含笑劝慰“已有安排”。

浩瀚巢湖,西北岸边。安徽名人馆,好一座徽派“宫殿”。占地面积6.5万平方米(九个标准足球场大小),建筑面积3.8万平方米。这般规模,就名人专题场馆而言,恐怕国内罕有其匹。

该馆汇聚古今往来的安徽翘楚,个个赫赫有名,多达五千之众。馆舍内外,氤氲开文韬武略、彪炳史册、声震寰宇的圣贤气象。这叫人震撼,亦同时感动。主人别树一帜,不用虚构史实,谬托伟人,不靠道听途说、涂抹灿烂,只是静静地将客人带来,让顶天立地的名流,济济一堂,对我们进行一场集体接见。运气、福气充盈于心,循序前行,令人步步顶礼膜拜。而重温安徽、再来合肥的念头,就萌动在留连忘归的此刻,并想象日后呼朋引类、联袂而至的快慰。

不禁忆起往事。我16岁那年,18岁的战士蔡永祥英勇牺牲。入伍仅240余天的新兵,凌晨守卫在钱塘江大桥。从南昌到北京的764次客车隆隆驶来,蔡永祥迎面跃身而上,一截横卧铁轨的粗木头,被他拼死掀开的刹那,整个人卷入了车底。

通常说,名人的声名,与业绩挂钩,需岁月积淀。而未及弱冠之年的蔡永祥,视死如归,以瞬间的爆发轰动全国而盖棺论定。如今,究竟还有多少人未曾忘掉这位勇士呢?我是记得的。1966年初的一个黄昏,告别少年、开始朦胧省事的我,站在校园里的阅报栏前,泪流满面地记住了县委书记焦裕禄,记住了新华社记者穆青。年底捧着收音机,我又一句不落地听完了蔡永祥。仅就年龄而言,后者是与我挨得最近的名人。危急关头,人家能挺身而出,成就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壮举,而我会怎样?曾问过自己,且问出咬牙切齿的狠劲儿:“你行吗?”说实话,应对突如其来的凶险,与血气方刚无关,与老当益壮无关,可能义无反顾顶上去,亦或许一念之差退回来。想当年年少有志气,以憋足一口气的方式记住蔡永祥,连带着,竟依稀未忘,他的故乡是安徽。

这回在肥东,无巧不成书,听闻蔡永祥的出生地,正是城南长临河。我的探访,倏地变得单一,远离古代包拯、近代李鸿章等当地名人,而回返少年情结,专注于与我仅差两岁的偶像。

又一日,肥水以西,三河古镇,杨振宁的出生地。我预先请示领队,独自先行造访杨氏旧居。东西向一溜狭长的老屋,屋内每件展品,以各自不同的“经历”,述说着同一个聪慧孩童如何在外婆膝下蹒跚学步、牙牙学语、识字描红。数年后,这位翩翩儿郎,离开三河,走向厦门、北京,远涉大洋彼岸,成为35岁获得诺贝尔奖的才俊,成为专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,成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泰斗。

东端最后一间屋子,旧居陈列的尾声。面向南墙,意味未尽的瞻仰者,驻足于一帧《人间晚晴》的照片。杨老与爱人,手牵手走进一片盛开的油菜花。热烈的金黄,恩爱的伉俪,湛蓝的天穹,祥和的原野。二十八岁与八十二岁的融汇,谱写出生惊世骇俗的世纪情歌。人世间的美好,单就琴瑟和鸣,难出其右矣。这亦让一切损人不利己的花边鼓噪徒留笑柄,映衬出无事生非者做人的荒谬。

见识过众多假货,仰慕名士的初衷始终未变。庆幸自己,每每受到杰出人物精诚之气的触碰,仿若谛听到怦然心跳。合肥神奇,先后不过数日,胸腔里却屡屡摇荡开来。

我在川东北崇山峻岭间长大,少有郁闷与悲凉,五六岁,便喜欢听大人们回首撞山的放歌。比方这种劲道十足的句子,洋洋盈耳,叫作巴山“莲花落”:

要喝就喝苞谷酒,
要烤就烤青杠火。
要吃就吃老腊肉,
要服就服背二哥。

在小小年纪的认知里,负重前行的背二哥,尤其是一位背动三百多斤石料上坡下坎的好汉,远近闻名,是我平生第一位佩服透顶的英雄。

朝花夕拾

只属于一个人的小名儿

包利民/文

那时候他长得很瘦小,像个猴子一般,却有个小名儿叫二墩儿。起初我们并不知道,有一次他妈妈来学校找他,在我们班门口喊“二墩儿”,我们都愕然,随即大笑。他在我们的笑声里红着脸跑出去。

下课后,大家围着他喊“二墩儿”,他气极怒极,拼了命和喊他小名儿的人打架。即使如此,大家也是乐此不疲,放学后跑出去老远还有人在喊,满村回荡着他的小名儿。他站在那里,脸气得煞白。后来我发现,只有他妈妈喊他,他才不生气,反而乐呵呵地跑过去,别人都不行,甚至他的哥哥姐姐也不行。

三十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,我再次见到了他。他已然长得很强壮,和小时简直一点儿也不像,也早没了少年时的易怒。我们回忆起往事,问起他的小名儿,他不停地笑,然后便有些伤感也有些幸福。他说自己出生后一直很瘦弱,身体不好,妈妈给他起了那个小名儿,就是希望他以后能长得敦实魁梧。可是他觉得太难听,也只有妈妈喊时,他才不生气。

他说:“我就坚持多吃饭多运动,想着能长胖一点儿,让妈妈放心高兴,可是却一直很瘦。后来,终于强壮了,我妈却走了,再也听不到她喊我一声‘二墩儿’……”

很感动。有些人的小名儿,真的只属于一个人,只有那个人叫,才会觉得幸福。即使岁月的大潮淹没了许多东西,那个小名儿也永远是一朵最闪亮的浪花。

有一次,我在一个朋友家翻书柜里的书,发现一本《唐诗名家选》,很厚,纸张已经泛黄。我看到扉页上有四个字“送给小猴”,字很工整,时光也没能掩去那一份娟秀,不禁莞尔,拿着书给朋友看,笑问:“你还有这么逗的小名儿?”

他的目光抚过那四个字,有瞬间的失神,而后嘴角绽出一弯笑意。他说那是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,和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偷偷恋爱,知道他喜欢看书,一天女孩就送了这本书给他。我又问:“那这个‘小猴’?”他笑:“我当时明明长得人高马大的,她偏偏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儿!”

依然是只属于一个人的小名儿,即使时光不再,即使那份情感已经走远,它依然会牵动着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和心情。

多年前,我曾采访过一个福利院的孤儿,当时她才十三岁,喜欢写些东西,很执着。她曾给我看她练笔的几个日记本,里面写满了小诗和散文。我发现,每个本子的扉页上,都写着一个不同的名字,有“小悠”“星儿”“流尘”等,都很有意思,便问:“这都是你的笔名?”

她便有些黯然:“这都是我给自己起的小名儿,我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……”

一时我很是感慨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,当初的那个小女孩,一定还会记得曾经给自己起过的那些小名儿吧?只是没有人能这样轻轻地叫她,只能她自己默默念起。或许会在梦里,有人能喊出她的满眼泪花。也许长大后,她会遇见一个珍惜她的人,给她起一个蕴满爱意的小名儿,每天叫她无数次,温柔的岁月将她紧紧拥抱。

在我们的生命中,会有一个只属于一个人的小名儿,它连接着一个温暖的呼唤,即使岁月向晚,依然会唤醒我们许多清澈的幸福。

蛙声十里出山泉 齐白石画



画里

乾坤

再说“蛙声”

韩羽/文

美,总是躲躲闪闪,“藏猫儿”。若想和它照面,还需“缘分”,要看有缘无缘了。举一例,白石老人有一经典名作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。“蛙声”美乎?夏夜蛙声,咯咯咯咯,聒噪人不得入睡,何以言“美”。然而,这要看听者为了谁。且看辛稼轩《西江月》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辛稼轩听出“美”来了,因为他从蛙声里感到了稻花香气。“稻花香”意味着年景好,民以食为天,意味着老百姓能吃饱肚子了,岂不是天大喜事。如若辛稼轩没有这样心思,那蛙声之“美”,就和他“藏猫儿”了。知乎知乎,那“美”不只关联着眼睛耳朵,也关联着心态哩。

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是清人查初白的诗句。查初白和辛稼轩一样,也感觉到了蛙声里的“稻花香”,发扬之,光大之,不止“一片”了。一个“十里”,一个“出”字,使蛙声更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而波澜壮阔、浩茫广远了。

齐白石农家出身,更能深感蛙声之“美”,又将诗词中的“蛙声”转化到绘画中来,用耳朵听的,变成了用眼睛看的,异体而同化,妙哉。

这使人想到了“作画,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,且看画中的几个小蝌蚪,在这儿是个啥角色,打个比喻,中药里有一味药,叫“药引子”,能把另一味药的药性引发出来。蝌蚪起的就是“药引子”作用,用它引逗人们联想起蛙声。明乎此,也就明白了既然不能把它画得太像,也不能画得不大像,约略像个蝌蚪样儿,方恰到好处,这不妨叫作点到为止,“点到为止”是不是和“作画,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沾上点边儿了?

画中物象,不等同于生活中的真实事物,生活中的事物,一旦进入画中就具有了“假定性”,换个说法,也就是合理的虚构。明乎此,也就明白了为何作画要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。

或曰,只要将蝌蚪“点到为止”约略像个蝌蚪样儿就能使人联想到“蛙声”了么,也不尽然。事物都是相对的,都是有条件而存在的。它还必须靠了画题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的“蛙声”的暗示,以及山间溪水的急流,才能调动起欣赏者的不同感官,使之互相打通而“视形类声”。

点到为止的“止”,《大学》开篇也曾讲到过。“知止”“止于至善”,用《大学》的大道理套一下作画作艺的小道理,这“至善”就是恰到好处之“处”。又看来,如要“点”到恰到好处之“处”,并非率尔挥毫就能信手拈来,不见费岛为了和尚的那个小门儿“推”来“敲”去乎。

(韩羽,画家、作家,现居石家庄)

